

創作四試

蕭乾

創作四試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 作 人

蕭 乾

發 行 人

吳 文

林

發 行 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

重慶民國路一四五號

初 版

中華民國卅七年七月

基 本 定 價

十

三

元

前記

水手的名詞是『清甲板』。翻成憑筆桿吃飯朋友的行話，便是整理書桌。人過了三十五，書桌是應該理一理了，尤其我這張，離開了七年，上面堆滿了塵埃，有些物件連做主人的我都辨識不出了。於是，我揮動起一柄鷄毛撢子。什麼海灘拾來的卵石蛤殼，長城上撿的鏽箭頭，七零八碎；有的一看，不容思索便丟到紙字簍裏去了，隨丟還隨自慰着：到底是長大了。但有些擱沒地方擱，丟了不忍丟。今春印的那本遊記選人生採訪便是在這種情緒下湊的。在我檢點過程，我把捨不得丟的分爲三堆：遊記外，有一堆散文即付印，還有些短篇小說。這裏便是最後一堆。

既然在每篇前寫下了自己的感想，這事就不打算多寫了。飛翔在全書之上，我概括的感覺是慚愧。十四年來才寫了這麼一把寒賡貨。它們有的出自離下集（一

九三五，商務）有的出自栗子（一九三六，文化生活社）落日（一九三六，良友）和灰燼（一九三八，文化生活社）各書都已絕版多時了。

雖然從一九三八年我沒再摸過這行，關於小說寫作，我是一直沒停止學習。我七年海外的時間，也多放在小說的研究上。甲板清了以後，我自然巴望回到這上面去。我早知道小說不能養我的家小，如今我找到了一個副業。職業上，我賣的儘管是『國際關係』之類，我的野心依然是在小說寫作上。這是十多年前定下的志向。在這方面，最早鼓勵指導我的，是楊今甫師和沈從文、林徽因、巴金、靳以四位。經過一場大時代，什麼都丟了，朋友却都還在，而且都還是朋友；時間、空間、利害都無關，永遠那麼熱，那麼真，那麼貼己。如果有人問我為什麼活得那麼起勁，寫作那麼有癮，我的祕訣就是友情，正如草木生長的祕訣是陽光一樣。在畏友的督責下，我希望寫出點像樣的東西。

目次

前記	i
----	---

甲：象徵篇

前言	二
蠶	七
道旁	二二
俘虜	四九
破車上	六五

乙：傷感篇

前言.....七八

籬下.....八一

落日.....九八

一隻受了傷的獵犬.....一二

矮簷.....一二二

丙：戰鬥篇

前言.....一五〇

栗子.....一五三

皈依.....一七一

郵票.....一九七

丁：刻畫篇

前言.....二一六

雨夕.....二一九

印子車的命運.....二二八

鄧山東.....二四二

花子與老黃.....二五八

小蔣.....二七九

戊：自省篇

給自己的信.....二九五

憂鬱者的自白.....三三一

甲
：
象
徵
篇

前言

我是一個好發牢騷，而且牢騷很多的人。勾引我牢騷的，卻時常像是些不相干的事物。這也許是因為小時對「葬花詞」一類由自然變幻反映到個人興衰的傷感文字太傾心了，也許是由於性格。向來我的背書本領就壞到了家的，但有一次什麼洋心理學家到我們學堂來測驗，我的聯想力曾受過一頓誇獎。登在中學刊物上我的一篇處女作（題目忘記了）是描寫宴會後，席面上未吸完的烟頭與咬了一口的蘋果的對話，慨嘆的是「各盡所能」的不可能，人間無處不是才幹精華的浪費。到現在，我還常由觀察蟲魚而想到內戰，想到強權政治，想到人間的愚蠢。

這種喜歡以小比大，隨時隨地尋覓有生與無生，動植物與人類間相同局勢的性格與傾向，使我一着筆就想有所影射。「蠶」是我登在校刊以外的第一篇小說。自一九三三年秋天它在大公報「文藝附刊」出現後，收過籬下集（商務），但猜出它象徵意義的，到今天還沒幾位。大部分朋友都把它當浮生六記讀，說是還別致的戀愛故事。這是我一個嚴重的失敗，也即是我從那以後極力抑制這個傾向的原故。

「蠶」是我的一點點宗教哲學。很小的時候我便爲有神無神而煩擾着。因爲不懂科學，幼時又受了不少三教九流的濡染，充其量我祇敢循着「敬鬼神而遠之」的逃避主義，而結論說，即使有個神，它也必是變幻無常，同時，望了人類遭際徒然愛莫能助的。蠶的生存不在神的恩澤，而在自身的鬬爭。這是用達爾文的「天演論」否定了命運。當蠶鬧起飢荒時，神也祇能頓頓脚而已。他還有他的限度，正如諸星球各有其軌道一樣。

「道旁」（即賴飛路，）影射的是人生（Life）。那是我初進報館時，每天公餘散步的倫敦路，是天津市我最留戀的一角。報館是西面朝着法租界機器房，成天烟肉裏冒着烟屑。南面便是又黑又臭的牆子河。對於一個剛由碧綠的海甸走出的人，環境自不能說是適合。所幸那時天津還有幾個好友：堯林、家寶、方序、效曾，他們點綴了那個醜陋噪雜的碼頭。是他們中間誰領我初次去的倫敦路，可不記得了。總之，在那條路上我呼出了我對大城市的咒詛。那時東北完了，錦州、熱河，相繼陷落。大家隱隱覺得遲早有個「大時代」的到來，然而什麼時候到來，是什麼樣子，誰可也沒影子。有的發愁，有的出關去當義勇軍，也有更發狂地享樂起來。利用「道旁」這人工支架起的故事，我想寫的是在大風雨中，小歡樂是難維持下去的人生，安樂窩的另一端必有個煤礦，逃也無用！

「俘虜」是篇遊戲文章，抒情性多於象徵。提起北平的黃昏，我不遠懷着無限神祕與眷戀，孟蘭節在我記憶中尤其燦爛得難忘。有一次，我同「梅」說，女人躲來躲去，滿嘴說不要，終於還是心甘情願地爲男人所縛去。我當時實在是爲女人抱不平，她卻認爲是侮辱。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我曾同一位由烟台過齡赴 演在黔東一個小鎮上過夜。那時還沒有旅館，便借宿在一家農舍。褥子是乾草，被子差不多也僅是乾草。同房還有一對瞎夫婦，半夜吵起嘴來。但最難忘的是街頭一個女孩子，（大約梳了長辮，）以淒清的嗓音喚了多半夜的貓，措詞由文雅而褻穢，聲音由脆而顫而沙啞。一時我想到了荔子。

「破車上」的對象是不難猜的。十年前的中國如一輛破車，今日這輛車，在沙礫滿天的世界，索性拋了錨。我坐過許多次「破車」，一次是由福州經長樂，福清去海口，過山澗時，由車板裂口可以看見千丈下的湖石。但這裏寫的，是在冀南辛集一段經驗。另外我碰到過一次長江輪船擱淺，（見小樹葉中的「嘆息的船」）望着那萬里江山，（心下可怕着乘危打劫的強盜，）我恍如看到了一幅中國的寫照。

人照中國說法已到了中年，但這個好用甲比乙的習慣還未改。但我已讀到了更深刻的象徵小說了，像 Virginia Woolf 的 The Waves 和 Franz Kafka 的 The Castle 我

明白在一個短篇裏，是難得把一個象徵的輪廓描清楚的。伊索寓言、大路歷程、拉芳丹以及魯迅先生的故事新編，自然都是短而顯，但比喻(Parable)與象徵(Symbolism)本質上雖然相近，而創作的心性程序都未必同。對時事的牢騷，我索性把它們放到另外的地方去。在我沒有本事寫出一個難忘的意境，一個永恆的真理前，我索性動手抑制自己的「象徵癮」了。

原书空白页

蟹

梅剛邁進了門限，滑潤的肩頭就給正在踱來踱去的我一把抓住。說：「這屋裏有幾條生命？這突兀的勁兒，怪不得才下午學的她幾乎把那隻星波的脖子迸了出來。像隻膽怯的幼鼠，梅左右盼顧一下，混着應屬於給傻子的笑聲，由鼻子裏哼出：『鬼還不是兩條；』」

「就不是麼？」十條！我挺立在她跟前，差不多拍起胸來，那麼有把握地說：「這數目惹得她頭像巷裏賣愛國布販手裏的小牛皮鼓似地搖了起來。又像那小牛皮鼓連續地不信任地哼。不騙你！扯了她的袍襟，像掛火車似地一直扯到牀帳口。幹麼呀？對，這是女人該驚喊的地方了。別忙，一掀帳子，藍素格的被單上平穩地鋪着一個方匣子。匣子裏，翠碧平鋪的背景上，正蠕動着皎白的一堆，盤踞的姿勢不比趙子昂的八匹馬。」

壞。什麼？呵！蠶梅也忘了這地方的不相宜了，伏下身去就數：一，二，三，四……別動手呵，八條呢，屋裏有幾條生命？

她說，怪不得你不想我了！早晨也不在窗戶口兒那邊吹給我愛聽的哨子了！嘿，女人的嫉妬！可是——這話也不全假。忘掉這位可愛的鄰居是天不許可的，可是像往日那麼瘋狂卻當真已不……今天早晨冒了雨，撐了把女人用的油紙傘，照例下山到萬壽橋頭去買我的十八學士和水仙。穿過仍然咕咕喳喳擠滿了赤腳提着竹籃子的廚子和老媽的魚市，到得橋頭時，那被天氣打破了飯鍋的花販，一見我這風雨無阻的主顧，就極高興得由靠牆跟的小凳上站了起來。花選得特別小心，價錢又格外公道。買妥了一束杏黃色的十八學士，又挑了一束夜來香。當他攆起選好的花，用麻蓮纏束的時候，我發見竹扁擔的那頭裝滿了翠綠的葉子。以爲是野茶呢，就問：那是幹麼的呀？先生，這是桑葉。把纏好的花遞給我後，他就掀開蓋上的葉子，拿出一個小竹簸籬來。上面爬滿了的就正是蠶，這麼多的古怪小生命！我馬上歡喜得恨不

把花拋了。摸一摸袋子，只花了十個銅板，就被允准在幾百頭身世飄零的肥白柔軟小蟲裏選了八頭。一路上高興得忘記了這是雨天。把花挾在脇下，屈屈身子，借過挾傘的那條臂，捧着我這八頭——叫什麼好呢？我是愛兔兒，小貓，松鼠和許多活物的人。這一切我都喚作小乖。就暫叫這八個困困罷。

回到家來，儼然獲了至寶地跨進了門。房東太太正在堂地洗菜花呢。白頭髮洗黃菜花，多冲澹的一幅畫！顧不得欣賞，也顧不得招呼，就忽忽忙忙地上了樓。攀高一層樓梯，這八個困困和我的關係好像就親密了一層。想想看，飄泊在異地這寂寞的日子，憑空一來便添了八個緘默無言的夥伴。真地還是雨天好！

開了房門的鎖，老規矩是用剪刀削齊了買來的花，用清水洗滌瓶子。然後帶着些羞愧，把給過我一天一夜歡慰，明白我多少癡處的花，打發出去。把新的花插在換好了新鮮井泉的瓶子裏。嘴裏還對被拋棄的花咕囔着：別生氣，回一回土，明年此刻再斬新地來到我這兒。可是今天這關心就沒有有了。

蓮花帶瓶全交給了提着一帶冷水立在門外呆等的廚師傅，自己就下手來安置這八頭活寶。全房子皆望過後，十指交插在胸前，質問自己：把他們放在那兒好呢？我簡直像個好吃懶作的女人，養了孩子卻沒有個小牀給他們睡！翻了三四個抽屜，才在那放梅的知箋和偶爾由她袋裏搶來的糖果的抽屜裏翻出她送給我那個精緻的盒子，上面繡着圍在一棵楊柳樹下漫舞着的洋人。她說，這是她爹爹由法國帶給她的呢！這麼珍貴得變成了廢物的小匣，爲這些小生物作個搖籃是再好不過的了。好，意思是我最愛生命安插在我最疼愛的匣子裏。

於是，把帶回來的一束葉子細心加以料理，用小剪子咬去生硬的葉梗，咬去糜爛枯黃的葉邊。又選幾片葱綠的嫩葉剪成散錦的星點和一面缺缺的月。等小匣子給清新的綠氛溢滿了，才小心翼翼地把浮托在幾片大葉上的蠶兒們捧出，像慈母臥嬰兒似地一條條輕輕地放進錦匣裏。有的一放，高興得打了個滾兒，就蹣跚起背來，一簞一簞地找尋所需要的食料去了。有的一放，還戀戀不捨地；抬抬頭，尋覓這溫存